

# 推窗见青山 转身遇千年

□ 李瑞花

比起诗和远方,我更喜欢去家门口的乡村,把时间交给自己,把自己交给自然,顺着风的方向,听见自然,感受万物生息。

出发,从沸腾的城市漩涡中抽离,去中阳县闹泥村,赴一场山野之约。

清晨,烟雾缭绕的闹泥山,翠柏雾峰,清泉灌顶,日出藏在翻涌的云雾里,橘色的光将群山一点点晕染,晨雾从山谷的褶皱里褪去,沉睡的山峦在光线中苏醒。站在山顶观景台,极目远眺,看云舒云卷,让人不由产生一种“行到水穷处 坐看云起时”的豁达。山路蜿蜒,溪水潺潺,于山间木屋倚窗小憩,泡一壶香茗,听鸟群窃窃私语,嗅松柏凛冽清香,呼吸到无边无际的绿色,心中所有的喧嚣与杂念都被洗涤一空,只剩下宁静与平和。

在这里,太阳一点点升起,花一朵朵开,树木一点点长,你会发现,自然的东西,都是缓慢的。草木在新生,美好在萌芽,它们努力却不着急,静享这份蓬勃与自然。身处充满内卷、焦虑、快餐的时代,我们总追逐速成,想一蹴而就,却忘了慢的力量。孔夫子说“欲速则不达”,这是先贤给我们的智慧。人最大的内耗是太着急,忙是心灵的枷锁,生活不是赶路,是感受路。

晨光熹微,鱼塘静谧,亭廊宛转曲折,三塘相连成画,池边草木摇曳,水面宛如一面未经打磨的铜镜,笼罩在薄纱般的雾气中。一阵风吹过,吹皱了倒映在水中的景致,水面泛起细密涟漪向四面漾开,像无数条银鱼在水下游动,烟波渺渺处依稀荡来一缕琴音,隐约中似有人在轻唱“青青子衿,悠悠我心……”。

沿着森林步道前行,林间古朴建筑错落分布,木质楼阁与自然完美融合,透着一种宁静悠远的气息。动物园里,牦牛成群,

一只体型较大的牦牛身披黑袍望向远方,毛穗随风起伏,象位高原诗人。那倔驴,尾巴左右摇摆打着拍子,歪头打量着周围,咧着嘴唱着“啊一呃一”。孔雀倏然展开蓝绿尾羽,似星河倾泻,满足地高昂着头,像极了我们朋友圈精心裁剪的人生。众生皆是镜子,或许困在方寸之地的不止它们,还有悲喜自渡的我们。顺道在采摘园里采一篮子新鲜的果蔬,土地的柔情透过手的温度,化作餐桌上的三餐四季,在掌心流转。

一洞天造化,万福本随心。沿山口的路拾级而上,进入万福洞,只见洞内壁岩奇特倒挂,流珠沉寂耀目,甚为壮观。洞口处,依山而建的玻璃栈道、高空滑索、步步惊心桥、旱滑道,是云端心跳的挑战场,凌空俯瞰森林绿毯,速度与激情共舞,胆怯与刺激交织,来一场心跳加速的漫步。云端行走,悄悄偷走了呼吸片刻,山风轻拂,轻轻吹走了尘世烦恼。

踏过青石小径,山色渐远,我却想沿着这条小径去追寻更古老的时光。

“日出而作,日入而息,凿井而饮,耕田而食”这是对农耕生活的生动描绘,在博物馆感觉有一条时光专线,带你回到那个“男耕女织”的农耕时代。传统农具、农家家具摆件、民间工匠工具、各类石制用具与晋西窑洞实景院子共同勾起记忆中的点点滴滴。先民把时光刻进农具,让每道犁痕都沿着节气生长。轻轻抚摸锈迹斑斑的犁头,忽然听见《南风·七月》里的蟋蟀在犁架中振翅,犁把上拓印的掌纹,正通过犁铧渗入我的指纹。

石磨的阴阳齿咬住整部农耕史。旧时的磨盘还粘着昔日的谷壳,黄土高原的磨眼里落进西域传来的小麦。两种文明的籽实在青石褶皱里相遇,旋转间碾碎又融合,最终从齿缝间流出相同的月光。水烟壶的焦油封存着往昔闲适时光,泛黄关牒地契的朱砂印鉴与蝇头小楷,构筑起古代社会治理的微缩模型。纺车上存留的麻线头牵出的却是三千年前《葛覃》的吟唱。计量的木杆秤,整齐地排在架子上,作为公平公正的象征,天地良心的标尺,称起了历史岁月的重量。

在通讯设备展区,广播、电话、电视、收录机从有线到无线,照相机从老式双反到数码、缝纫机从脚踏到电动,放映机从16mm到35mm,一一展现了工业化进程的发展历程。钟表的指针还停留在某个永恒的夹角,收音机的旋钮仍固执地向

右拧着。

“荷花香几”是镇馆之宝,这对明清时期的荷花六足香几,形制古雅端秀,以荷花意象贯穿整体设计。几面边缘凹凸不齐,似初出水面时荷叶。束腰甚高,分上下两层,上层透雕云纹,下层开鱼门洞,腿足形似荷茎,三弯向外微弧,上端披肩式卷叶纹牙子,尽端收为花叶,下削圆球,落在刻有雕花的台座上,轻盈若荷塘风动。“明窗净几,焚香其中,佳客玉立相映”反映出古人绝俗优雅的生活追求。这对六足香几不仅是明清家具艺术的杰出代表,更是研究明清时期山西历史、宗教、文化、工艺技术及社会经济的多维度实物资料。

中阳,战国设邑,西汉置县,距今已有2300多年的历史。中阳县城古有13座牌坊,于70年代损毁。13座牌坊清楚地记录了明清两代科举得仕、人才辈出的辉煌盛景,南街王姓“一门三进士,父子承恩”的故事被传为佳话,拍成电影。康熙《宁乡县志》载“志坊表非为观美也”,“是不愧科名者,是尝立功立言,有德桑梓者也”,这是中阳人杰地灵的见证。

闹泥博物馆以立体建模的形式,重现“十三座牌坊”的繁华景象。街道两旁店肆林立,旗帜招展,街上人群熙攘,车水马龙。街角辟有一间茶室,阵阵茶香中飘出一些名字,竟有“龙章宠锡坊”李洙、“光裕坊”史勉、“连步登天梯肇登甲第坊”曹科、“登科坊”杨方。茶客上了年纪,皆操本地方言,似有所争执,又继以笑声。一老者呷了一口茶,清清嗓子,开始高声谈论“瞻彼淇奥,绿竹猗猗。有匪君子,如切如磋,如琢如磨”。

穿越时空隧道,我触摸到了一座城池的文脉脊梁。行走在这条浓缩的文脉长廊间,我清晰地感知到,中阳人“如琢如磨”的坚韧性格,已在十三座牌坊的肌理中凝为永恒。这种精神特质绝非偶然的个体闪光,而是历经数代淬炼的集体人格。

闹泥山庄博物馆是一家民营博物馆,他们复原十三座牌坊建模,收藏民俗器物5000余件,这一文化行动本质,是古老精神基因在当代商业文明中的创造性绽放,这种跨越时空的精神共振,最终凝结成中阳文化特有的生存智慧——既能在青石牌坊上刻写历史,也能在博物馆展柜中照亮未来。

山不赠人平坦,人报山以玲珑。三山夹一沟的闹泥就这样静静地端坐着,迎来送往。来,拥你入怀卸下满身泥淖,去,默默凝望载上热热闹闹呢。

柳林县三交村

## 多元融合发展 再现昔日繁华

本报讯(记者 梁瑜)随着天气转暖,柳林三交镇三交村的“电影放映日”如约而至。电影放映工作人员熟练地搭起幕布,摆好放映设备,启动了放映机。这一天银幕上播放的《一生交给党》,以周逸群烈士为主人公,讲述了1927年“4·12”政变后,他与同志们和国民党特务英勇斗争、协助贺龙率部参加南昌起义的故事。电影放映员表示,坚持放映电影旨在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,为当地文旅发展增添新动力。

近年来,三交镇三交村以创建国家AAAA级景区为目标,深度挖掘村庄的黄河生态、红色历史、古渡古村、红枣等文化资源,打造出集观光游览、休闲体验、研学教育、文化节事、旅游度假为一体的综合型黄河旅游景区。

三交古镇战略地位重要,三交村更是红色故事的摇篮。1936年红军东征,在此强渡黄河,拉开北上抗日序幕;周恩来指导建立山西省第一个红色政权;刘志丹将军血洒疆场。如今,刘志丹将军殉难处、山西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府旧址等红色景点已经串联起来,处处景点见证着那段光辉岁月。三交村的红色旅游已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名片,增加了群众收入,有力地推动了乡村振兴。

三交曾是晋西北商品集散中心,过去码头上千帆竞渡,如今小木船已换成快艇,游客乘坐快艇畅游黄河,运气好还能听到船夫唱民歌,感受冲浪刺激。沿途的黄河母亲峰巍峨耸立,直插云霄,有着“黄河奇观”的美誉。

三交村的明清古街充满历史韵味,老店面、红石板路、旧式门窗让人仿佛穿越时空。近年来,村里按照修旧如旧原则,争取投资3000余万元对历史街区进行抢救性修缮,还原了明清古镇风貌。

来到三交,美食同样令人难忘,三交饼子、三交蘸豆腐等家喻户晓。村民们以三交特色农家菜吸引游客打卡,菜品有窝窝扣肉、小炒肉等,无不色香味俱佳,令人垂涎欲滴。

如今,随着古渡口修缮、村容村貌改善、基础设施完善和旅游业态丰富,黄河一号旅游公路已经开通,文艺晚会、自行车公开赛等文旅活动陆续在此举办,三交村旅游发展势头日益强劲。2024年,三交景区接待游客20余万人次,村民人均收入18000余元。

三交村党支部相关负责人表示,三交村将通过创新设计,推动黄河文化、红色文化融合发展,重塑明清古街风貌,打造综合性黄河文化旅游景区,让三交村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。

